

## 開放文學 – 科幻寓言 – 新紀元

### 第五回 偵探艦水底現奇境 嚮導軍洋面遇危機

話說魯森把電報拆開一看，原來是美洲華工後裔新建的共和國名叫西支那的，突於四月□八日，用兵力奪據巴拿馬運河。美總統自顧不遑，不能分派兵艦來到錫蘭島助戰了。魯總督看畢，大吃一驚，不得已，一面電催各國從速多派艦隊，一面就近把各國駐在東方各埠的海軍，酌調五六成，到錫蘭以厚兵力。

過了幾日，眾兵艦陸續駛到錫蘭島附近一帶洋面，列成大隊，足足有五六□艘。日裡扯起號旗及測遠鏡等，以便互相策應。

到了夜間，那一片兵艦上放出來的電光，照耀得數百里洋面之內如白晝一般。那電光又分為五色，陸離光怪，不可名狀。這數百里洋面之內，又布設了無數水雷，不怕你炮利船堅，也不能越雷池一步。此外又派出戰艦一大隊，作為先鋒，前往越南海面，準備迎敵。

不說魯總督運籌調度的事，且說黃之盛的艦隊，至第四日上，到了福州海口。兩岸炮台上升炮迎接的事，不必細表。黃之盛屈指一算，兩艘偵探艦派出已經□日，如何還沒有消息？

心下甚是生疑，便傳令各艦，就在這海口碇泊一宵。一面特派參謀官費研上岸，發電到廣州、欽州兩處兵艦的統領，問他左右翼的艦隊，可曾過境的事。到了半夜，費研回來繳令，說現接兩處覆電，據稱左右翼艦隊，於昨午過廣，今日過欽，似是故意會齊一同行駛的。黃之盛聽說，暗想：這兩隊兵艦，只管向前行駛，倘然魯總督在越南洋面上，設有埋伏及水雷等件，不知兩位統帶的提督能行預備否？想到此間，心下頗不放心。

立即傳下號令，教拔隊往廈門地方進發。不料正行之間，只見月色朦朧之中，有一艘兵艦迎面而來。軍政官連忙放出電光去照，又扯起號旗詰問。原來就是自家的偵探艦回來了。黃之盛等他駛到自己艦旁，連忙叫傳這艦上的偵探官秦監來見。秦監走到元帥大艙，見早已摒去左右，便把連日探到的魯總督一切舉動，一一稟知，並說越南附近洋面，現已有敵艦游弋，且密布著極厲害的水雷。某於廣州界上遇著海傳兩位統領，已將這情形告知，教他小心防範，所以來得遲了。黃之盛不等說完，忙問：「還有一艘同行的偵探艦，那裡去了？」秦監道：「他是在瓊州洋面上，與某分路，說要先駛回見元帥的，何以這時還不見來？真是詭異得很。」黃之盛聽了，也覺得詫異。暗想：這偵探艦是潛行水底的，或者遇見什麼意外危險，也未可知。當下便命秦監退去，自就臥房安睡。原來這時的偵探艦都是潛行水底，艦上所有的官弁，都是偵探學堂裡出身，水陸都可來得。

日前黃之盛派出的兩艘偵探艦，一般就是秦監管帶，還有一艘，管帶的官名叫溫燃。這溫燃的偵探本領，要在秦監之上。這天溫燃在瓊州洋面分路的時候，相約秦監繞由北面一帶行駛，沿途察看有無敵艦。溫燃自己卻繞由南面一帶行駛，因為南面的海程較近，所以溫燃曾說我當先回去見元帥繳令。不料溫燃的艦，駛到傍晚，照例浮出水面吸收空氣時候，忽然從測遠鏡裡面看見百步之外，水面上有竹筒粗細的幾個東西，排列在水面，有兩三寸高，顏色黝黑，好似爛甘蔗一般。溫燃認得，這是潛行水底船上用吸水空氣皮帶頭，不覺駭異起來。原來偵探艦在那不便浮出水面的地方，也是用這種皮帶的。當下便輕輕的把船艙掩了，仍舊沉下水底，向著那有皮帶頭方向，緊緊跟追。

追了一海裡之遙，忽然看見前面放出極大的電光，把海底照得徹上徹下，變成了光明世界。溫燃慌得把艦身往後退時，已被前面的人瞥見，登時幾□個一窩蜂似的，奔近前來，都個個腰下懸了空氣囊，眼上戴了泅水鏡。不由分說，把溫燃的艦帶推帶拽的，往那電光最亮的地方前進。溫燃在艦裡玻璃望窗上看得明白，只嚇得魂飛魄散。要待向這些人問個由，無奈艦外沒有空氣，聲音傳不出去。就是傳得出去，這些人也聽不見。要待取出兵器來與他廝殺，又恐水底徑路的生疏，或有差池，反為不美。左思右想，無法可施，只得把艦身如法往上一浮，這些人方才有一大半放了手，還有三四個隨著艦身浮出海面上來。溫燃急忙開了艙面的鐵板，跳將出來，高聲喝道：「你們這些人，拉住我的艦做什麼？莫非是要行劫麼？」那三四個人中便有一個應聲答道：「是你來行劫我們，倒說是我們行劫，豈非笑話？」溫燃仔細朝這人一看，見是個黃種人，於是又開口問道：「既然不是行劫，如何不問情由，就來拖住了我這坐艦？」

那人道：「我只道你是魯總督派出來掃海的，所以要拉你去見我們的總統，訊問個明白。你究竟是做什麼的，快快說出來，我好放你過去。否則，這海洋四面已布下了天羅地網，饒你神通廣大，也逃走不了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洋面上浮起無數水泡，溫燃看見，估著水底下已有了埋伏，覺得有些膽寒，便又對這人道：「你們既然仇視魯總督，你們定然曉得中國出兵的事情。若今日捉了我去，那就上了魯總督的當了。」那人聽了，瞧了溫燃一眼道：「據這樣說起來，你是黃元帥那裡派來掃海的人麼？」溫燃道：「是是，我並不掃海，我是探海。」那人見說，登時臉上露出笑容道：「你原來是我們的同胞，方才多多得罪，乞為原宥。不瞞你說，我們都是婆羅洲一帶的漁戶，住在這海洋底下，已經□餘年。因為同志人多，就公舉了一個總統，管理大眾。這海底下處處有我們的住宅，吃的用的，樣樣都有。世上的人，誰也尋不著，真個是世外桃源。但每日裡要把住宅裡的炭氣放出海面，換些新空氣，卻很費力。其餘都很適意。現在我們總統探聽得黃元帥奉命出征，倒很願意為同胞盡些義務，出些氣力，不知你肯介紹麼？」溫燃聽畢他一席話，暗想：這些漁戶倒是海上行軍所不可少的，待我來將他聯絡起來，以便日後做個臂助。便對著那人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但是你們都住在海底，除了我不親身來尋，有什麼法子與你們通信呢？」那人道：「這倒容易，此去瓊州海口上，有一林大雄樹是空心的，裡面裝有不用線傳的德律風，只消從那裡打個德律風來，我們就曉得了。」溫燃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我此時回去，就替你去告訴黃元帥，他不久必有用著你們的去處。你回去多多拜上你們的總統，說溫某實在因有差務在身，不及造訪，改日再來領教罷。」那人聽罷，口裡答應著，要想仍舊鑽下海底去，忽的又對著溫燃道：「還有一句話，我們的總統，名叫洪繼泉，切須記得，不可忘卻。」言畢，只聽得水面上撲通一聲，那人早已不見。還有同浮起來兩三個人，也隨著他慢慢地沉下去了。

溫燃看了，深為歎服。當時依舊鼓動電機，向東行駛。

第二日到了潮州界上，遠遠望見許多戰船，懸著中國的兵旗，從東方銜尾而來。料知是黃元帥大隊到了，忙扯起號旗，自行通報。未幾，兩艦相遇，溫燃便跳到黃之盛坐艦上去，把前後偵探著情形，一一稟明了黃之盛。黃之盛聽到眾漁戶住在海底的說話，也歎為得未曾有，便對著溫燃道：「你此行很探得明白，日後倘有用著他們的去處，再算他們的功罷。」溫燃謝了，正待起去，黃之盛又教他到面前，派他和秦監再行分道前去偵探敵人的動靜。溫燃奉了將令，立刻與秦監分道而去，不提。

且說海軍提督海鏡清，自從奉調為左翼統領之後，便帶著本部艦隊，立時動身。於路又會同膠州、海州、上海三處所調的艦隊，與長江水師提督傅翼，在上海吳淞口外屯泊了兩日。

接著吳至德、賀國興兩位參謀官，由津鎮火車來到，便拔隊一齊動身。路過福州、廣州兩處，因是要會合該處的艦隊，所以節節停泊。這日是四月二□日，在廣州起碇，行不數里，遇見了秦監的偵探艦回來，詢明敵艦就在越南左近，距廣州不過千里之遙。海鏡清便把傅翼邀到自己坐艦上來商量道：「方才據秦探長所說，敵人在越南洋面，早設有預備，而且處處都安有新式水雷，我們切不可輕進。雖然元帥吩咐在新加坡洋面會齊，依某愚見，還是暫在欽州洋面屯泊兩日，等元帥到來，請令定奪。老兄以為如何？」傅翼道：「元帥的將令，何敢有違？依某愚見，似宜仍舊向西行駛，只要一路小心提防，且休將機器開足，讓它緩緩而行，或者到了越南洋面時，元帥的大隊也同時駛到，毋庸到新加坡會齊，也未可知。」海鏡清道：「老兄所說的話也有道理。我們且駛到欽州，再商量罷。」當時傅翼就別了海鏡清，回到自己坐艦。兩家的艦隊，照舊駛行，到了第二日晚上，方駛到欽州海口。海傳兩統領正擬碇泊口外，傳電與欽州海軍統領，教他率領黃之盛檄調的艦隊，到口外相會。誰知欽州的海軍艦隊，早已在海口外等候，一見左右翼的大隊戰艦到來，統領名叫吾雄飛的，便一面命升炮迎接，一面坐著舢板，過船來見。傅翼向他問明了越南境上敵

艦的情形，才知越南王已發電來知照，說南越也派有兵艦協助中國，只在境上等候。原來此時越南國因力行變法，國勢驟強，早已脫離了外人羈絆，自行獨立了。不但越南，就是暹羅、緬甸諸國，莫不皆然。當下傅翼聽說，稍為放心。因為欽州艦隊，是歸於自己統轄的，所以就與海鏡清相商，說吾統領於南洋一帶情形，較為熟悉，就命吾雄飛為嚮導，又派兩艘偵探艦作為吾雄飛的耳目，命他起碇先行，自己同海鏡清緩緩的隨在後面，免得冒險。吾雄飛答應了。當即領著部下的鐵甲戰艦數艘，水底魚雷艦一艘，尋常蚊子魚雷等艦七艘，一齊起碇，望著越南海面銜尾而進。

把兩艘偵探艦分作水底水面兩路行駛，冀可在在探到。這日，在洋面行了二□餘海裡，見天已昏黑，便傳令各艦，停泊一宵，到了翌日早上，又一同開行。誰知行不上三四里，忽然吾雄飛從測遠鏡裡面，看見前面相隔四五□里的那洋面上，骨都都的冒出一陣黑煙，黑煙之中隱約有許多東西七上八落的亂飛，又彷彿還有轟炸之聲。吾雄飛見了，不覺大驚失色。正是：

誰知敵艦成功日，便是偵軍失利是。

要知那洋面上出了什麼意外之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